

过眼录

“怪力乱神”中的文化与趣味

——读《讲了很久很久中国妖怪故事》

□枕流

这本《讲了很久很久中国妖怪故事》，是从《山海经》《搜神记》《夷坚志》《子不语》《聊斋志异》等史籍作品中，找寻出一百种不为广大读者熟知、却能充分展示中国古代民众丰富想象力的妖怪，和与之相关的神秘传说、奇闻异事，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书中的妖怪故事大都短小精悍，不过只要你细细品味，颇能从中咂摸出一些传统文化中严格奉行的为人处世之道。

《讲了很久很久中国妖怪故事》用浅显易懂的白话文，介绍了动物、植物、器物、怪物四个类别的妖怪。何谓妖怪？古人云：“反物为妖”“非常则怪”。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将那些超越自身理解能力的事物视为妖怪，并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自身遵循的文化原则为这些妖怪故事增添很多或绚丽美妙或恐怖深沉的色彩，令妖怪们的形象独具隽永的魅力。比如开篇《东仓使者》里的主人公“东仓使者”是只老鼠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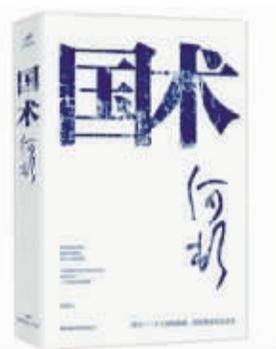
可他很有惜老怜贫的情怀，时不时为一个穷困的周姓老太太送钱送粮送衣服——“东仓使者”的行为中多少体现了中国儒家文化中“老吾老及人之老”的思想。《黄鳞女》讲的是大文学家柳宗元被贬永州时，要去当地一个主帅家赴宴的故事。赴宴前的几天，柳宗元三番两次梦见一个黄衣妇人。妇人殷切恳求柳宗元的帮助。而待柳宗元最后一次梦见黄鳞女时，发现她已没有了头。这个故事粗看上去，有点叫人摸不着头脑。但再仔细阅读，发现似曾相识——这不就是《西游记》中“魏征梦斩泾河龙王”最原始的雏形吗？后来吴承恩妙手着春，据此创编了更带有遗憾和悲情色彩的古典名著段落。《牛龙》的故事也蛮有深意。说的是清朝年间，今江苏淮安涟水县有个地方叫团墟，团墟附近有条桑墟河。此间住着个养了一百多头牛的张某。某晚，一牛托梦给它的主人，说自己要和龙打架，一旦得胜，就可成为桑墟河的新龙王，求主人到时候在自

己的牛角上绑两把刀，以为助力。张某醒来，找到了梦中向自己求助的那头牛，并按其要求做了。结果，牛、龙相斗，风起云涌。牛因头上有刀，刺伤了河龙的一只眼睛，顺利成为桑墟河的新主。只是自那以后，凡有谁经过桑墟河，要是不小心说到“牛”字或“瞎”字，便是犯了禁忌，河上立刻会卷起风暴。这个故事，情节比较丰富，觉得隐射的是清代“文字狱”，及中国人一向遵循的避讳文化。

尽管“子不语怪力乱神”，可圣人的教诲也没能阻挡民间百姓对妖怪世界的无穷想象。人心具有投射的功能和需要。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妖怪世界，在那里，渗透的依然是现实世界的种种原则和道理，当然这中间采用了很多艺术手法，所以中国的很多妖怪不仅不可怕，还相当灵动有趣，耐人寻味。

（《讲了很久很久中国妖怪故事》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3月版）

书市扫描



《国术》
作者：何顿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3月

本书讲述了从小体弱的刘杞荣，为了强身健体，8岁开始拜师习武，一生不辍。小说展示了一位侠士的传奇人生、家国情怀、爱恨情仇、命运遭际，深刻地折射出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时代巨变。



《海猎》
作者：刘玉民
作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3月

本书描写的是海上渔猎生活，以鲁渔3037和3038出海捕捞对虾的过程为线索，通过两艘渔船出海捕猎的过程，描写了“老福将”和“海狮子”两代船长之间观念、处世风格等方面的不同与冲撞，并穿插叙述了两代渔船领航人的成长经过。



《冯骥才的写作课》
作者：冯骥才
作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0月

本书是当代文学大家冯骥才关于小说、散文写作技巧的一部文章选集。在书中，冯骥才从创作观、小说艺术、散文秘诀三方面，与读者坦诚分享自己数十年来与文学、写作有关的经验。 励开刚/文

书评

悬疑小说不是“故作悬疑”的小说

——读《白鸟坠入密林》

□无端

《白鸟坠入密林》是一部花费了作者相当脑力的作品，在某些细节刻画上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

在读该作前，笔者已读过这位作家出版的其他三部作品：《海葵》《冬至前夜》《告别前的轮回》。其中，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当属《海葵》最佳。和这几部作品不同的是：《白鸟坠入密林》采用了开放式结局。但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叙述描写故事的笔力，设计铺排情节的才华和他所期待达到的作品效果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尽管作者贝客邦从头至尾都在竭力体现“本格派”“社会派”的各自优势，可惜这两者最后非但没在作品中水乳交融，甚至都没能达到基本的平衡。小说最后，笔者读出的是一丝颇为遗憾的“不知所云”。

故事讲述了一起小女孩的失踪案件。作者自以为别出机杼，用了主人公“我”到当地拍摄纪录片的由来引出此案。这样一来，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和案件相关人员之间便严重缺乏主客观上的紧密联系，从而导致作者写得挺累，读者看得也挺累。在小说里面，作者还倾尽笔墨，塑造了一个无法给他定罪的“嫌

疑人”梁皓——警方和群众一致认为女孩就是从他家“失踪”的。但这个人，从头到尾都面目不清，性格模糊。比如作者非常累赘地花了大量笔墨写梁皓的家庭生活，其中包括其妻怀疑他与小姨子有染的情节。而这些内容一来没有深化人物内心的作用，二来和故事主线毫无关联。是的，笔者明白作者的“野心”。他希图在叙写这起案件的同时，挖掘出几个原生家庭内部隐含的潜在矛盾，拓展小说书写面的广度和挖掘点的深度，并用“白鸟”和“密林”这两个意象来对应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进行某种寓言式的隐喻。可惜，希望虽然美好，结果却不如人意。此外，作者的笔触看似细致绵密，实则有很多混乱之处。最典型的就是小女孩的死因。作者先提示是“投湖”了，然后笔头一转，说小女孩“失踪”前，曾回过一趟家。要知道，这个突如其来的情节在前面全然没有过铺垫，就是为了悬疑而悬疑，为了逆转而逆转——这种笔法恰恰是悬疑小说最为忌讳的。最后，作者还用阴森莫测的笔调写了某邻居对小女孩家不怀好意的窥探。作者画蛇添足般加上这么

一部分描写，究竟是为了什么？笔者最直接的理解只能是“故弄玄虚”，因为小说到这儿，基本就结束了……

阅读，是允许不同的读者见仁见智的。也有人认为，《白鸟坠入密林》是一部相当不错的作品，它留给了读者很多未解的谜团，并将之美其名曰为“生活没有真相”。但这也可能被理解为：鉴于作者无法自圆其说，才导致了小说直至结束，在情节勾划上依然疑点重重。问题是，对于这些“疑点”，作者显现出力有不逮的疲倦感。他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于是索性就任由读者发挥想象去“猜测”了。但悬疑推理小说，哪怕是开放式结局的悬疑推理小说，也需要作者提供必要的蛛丝马迹，这样读者才能凭借逻辑推理去进行有根有据的判断。

所以，笔者并不觉得《白鸟坠入密林》是一部好的类型小说。只不过它比较集中地反应了当下国内青年悬疑作家在创作时经常出现的一些通病，故而才略作点评。同时我也期待着贝客邦在不久的将来，能写出真正显示自己高超实力、让读者刮目相看的优秀作品来。